

边关军歌·新时代传唱

提到“军歌”二字,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哪一首旋律?是刚刚走进军营时听到广播里播放的“每日必听歌”?是融入部队生活后在队列里唱响的饭前一支歌?抑或是军事影视作品中耳熟能详的经典主题曲?无名湖,这里没有湖,没有树,甚至没有路。在海拔4520米的西藏山南军分区无名湖哨所,官兵用一曲连歌——《我就爱这无名湖》,唱出了对水的渴望,对

困难的蔑视,对脚下国土的坚守。“无名就是一种幸福,我就爱这无名湖……”心中有爱,就大声唱出来。在无名湖哨所官兵眼中,每一次上哨,都是一次出征、一次洗礼、一次战斗。年轻的边防官兵把职责使命融入执勤巡逻的每一天,将无私奉献、保家卫国化作最美的青春主题。岁月流转,热血依旧沸腾。这些年,随着保障条件不断改善,无名湖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:保温管道

引来了清泉,营房里充盈着绿意,信息化“千里眼”不断拓展巡逻视野……然而,就像《我就爱这无名湖》里唱的那样,哨所官兵对无名湖的爱,从未改变。正如一位诗人所说:“无名湖,籍籍无名却不可或缺。”一茬又一茬官兵,用无名的奉献,用默默的坚守,深深扎根在这片“无湖”之地,于“生命禁区”书写着“无名”的波澜与壮阔,歌唱着对祖国深沉而清澈的爱。

融媒体策划



扫描二维码,一起听《我就爱这无名湖》

“我就爱这无名湖”

■刘建勋 本报记者 邵博康 特约通讯员 张照杰

无名湖哨所没有湖——“愿化一滴水,汇入无名湖”

无名湖,其实并没有湖。这个诗意的名字诞生于38年前,当第一批上哨官兵受领任务,踏上这片终年积雪覆盖、寒风肆虐的荒芜高地,举目四望,只有嶙峋的乱石和翻腾的云雾。那时,这里没有水源,只有悬崖下一块不太大的洼地聚集了少许雪水。“咱们给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吧,就叫无名湖,说不定哪天,真能盼来一片湖!”时任连长的提议,如同一束光照亮了大家的内心。于是,一个凝结着对水、对美好向往的名字,响彻在这片高原上,成为哨所官兵的精神图腾。

“其实无名湖呀没有湖……”这句歌词,一级上士黄天文反复唱了多年,他告诉记者:“我对这句话太有体会了。”

曾经,用水是无名湖哨所最奢侈的事。黄天文听一位建哨老兵回忆过凿冰取水的经历:“冬日,每天破晓时分,大家背上铁镐,迎着寒风徒步前往结冰的溪流处。有次凿冰时,冰层突然裂开,我整个人差点掉进湍急的河水中。战友们急忙将我拽上来,靴子里的水瞬间结成了冰……”

后来,官兵们在营房后面建了小型蓄水池储存雪水,但雪水仍会在冬天封冻,大家依旧需要在水池边凿冰。黄天文说:“凿出的冰块需要生火让其慢慢融化,浑浊的雪水经过沉淀和过滤才能勉强达到饮用标准。官兵们连做梦都期盼着,在无名湖能吃上用上干净的水。”

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。随着对边防建设的大力投入,“湖”真的来了——2018年,一条保温输水管道从海拔5000米的雪山上蜿蜒而来,将清澈的山泉水引入哨所。

通水那天,黄天文拧开水龙头的手是颤抖的。看着汩汩流出的清水,这位在哨所坚守多年的老兵,泪水夺眶而出。黄天文第一时间拨通老连长谭英安的电话:“老连长,咱们的‘湖’来了!”谭英安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:“好好好,无名湖越来越好了,有机会一定回哨所看看!”

“无名湖没有湖,有的只是满山的雾……”中士杨八斤站在营房的窗前向远处望去,他唱着这句歌词,看着山间的云海时而汹涌,时而平缓。他向记者:“这里像不像仙境?我们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呢。”

别看现在说起无名湖,杨八斤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,其实刚下连时,他很不适应这里潮乎乎的气候:“用水难题已经解决,可这空气中的‘水’实在太多了。”在“雾锁山头锁雾,天连路尾路连天”的哨所,太阳不常露脸,一年当中有200多天,官兵们要和浓浓的雾气打交道。有人每到夏天便复发湿疹,还有人得了风湿病、关节炎。常年处在寒冷潮湿的环境里,杨八斤患上了筋膜炎。

2021年,杨八斤参加“厄尔布鲁士之环”国际军事比赛时,筋膜炎复发。他忍着疼痛比武,取得了2个单项第二名、2个单项第三名的好成绩。未能夺得项目冠军,杨八斤深感遗憾。回到连队的他继续刻苦训练,每天

提前1个小时起床,通过定“任务量”、排“训练表”的方式,一次次向自己的极限发起挑战。

“也有一些时刻想要放弃。”杨八斤坦言,心情不好时,他会和战友相约前往山顶观赏如梦似幻的云海,让美丽的景色驱散心中的疲惫与烦恼。

不久后,杨八斤再一次拿出出国比武的“入场券”。在长达7个月的强化集训中,他累计负重行军1750公里,翻越11座海拔超5000米和5座海拔超6000米的山峰。最艰苦的“魔鬼训练”中,杨八斤磨破了3双作战靴,用烂了2双战术手套。最终,他在比赛中斩获5个单项第一,打破多项纪录。

比武中,杨八斤身上留下的道道伤痕令人泪目。他却说:“为连队争得荣誉,是一件幸福的事。每年,连队都会带领上哨新兵在国旗下宣誓——‘我愿化作一滴水,汇入无名湖!’集训的时候,我常常想到这句誓言,我代表中国军人,也是无名湖哨所的兵,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,任何时候都不能言败。”

无名湖哨所没有树——

“高原植绿,种的是树也是希望”

“你要问我从哪里来,我呀来自无名湖,这里的山上呀没有树……”就像连歌里唱的那样,地处“生命禁区”,无名湖哨所周围几乎没有树木存活,官兵们对绿色的渴望,难以用词汇形容。

第一批官兵进驻哨所时,便将山下带来的树苗小心翼翼地栽在营房周围,满心期待着绿树成荫的那一天。然而,无情的风雪一次次将这份希望扑灭:树苗不是被狂风连根拔起,就是在刺骨的严寒中凋零。

为了让绿色在这片土地上扎根,一茬又一茬官兵想尽办法:土壤贫瘠,他们就把山下的沃土一袋一袋背上哨所,还在树坑里拌入绞碎的维生素片,给小树补充营养;冬天寒冷,大家便用塑料薄膜为树苗围起简易温室,还把旧棉絮裹在树干上防止冻伤……

可这里的自然环境实在太严酷。春天栽下的树苗,夏天能抽出几片嫩叶,可等秋天一来,它便在寒风中慢慢枯萎,冬天一过,就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。

自小在甘肃长大的下士赵鹏飞见惯了乡亲们黄土高原上植树造林,来到哨所后心里憋着一股劲,想要种活一棵树。“高山柏比较耐冻”“发酵透的羊粪能改良碱性土”“移栽时多带些原土”……赵鹏飞写下一篇篇“种树笔记”。

研究了半个多月后,赵鹏飞便和黄天文下山挖树苗。山坳里的高山柏矮墩墩的,赵鹏飞小心翼翼地用帆布把带着厚厚原土的根系裹了三层,抱在怀里带上山。移栽那天,冻土刚化了薄薄一层,还混着硬邦邦的冰碴。赵鹏飞把羊粪拌进土里,用手指碾着混有冰碴的土块,没一会儿手就僵了,可他毫不在意。

从那天起,赵鹏飞一直心系着高山柏。他担心正午的紫外线晒坏树苗,便“量体裁衣”为它搭棚;他怕清晨的寒霜压坏嫩芽,一大早就轻轻擦拭枝叶上凝结的水汽。这株高山柏真的撞了下来。



图①:西藏山南军分区无名湖哨所官兵在执勤中。图②:哨所战士为树苗修枝剪叶。图③:巡逻路上,大家互帮互助攀登陡坡。

韩佳皓、王圣尧摄



别的树叶黄了,枝干枯了,就它还透着点绿,像个倔强的兵。

可深秋的一场暴雪还是把它压弯了腰。尽管赵鹏飞不停清理积雪补救,一周后,高山柏的叶子还是全枯了,枝干脆得一碰就断。赵鹏飞不想放弃,等到开春天气变暖,他拍着小树喃喃说“春天到了,快醒醒啊”,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。

“难过了?只要我们坚持下去,无名湖早晚有一天会绿树成荫!”黄天文在一旁安慰着赵鹏飞。没过多久,两人又一次带上装备下山寻苗了。

如今,无名湖哨所的四周依然没有挺拔的大树,但一次次失败并没有浇灭大家对绿色的渴望。近些年,新的保温营房建成,官兵们在宿舍里种活了绿萝、菜豆树、吊兰、鹅掌藤、马齿苋等绿植,把冬天的哨所装扮得生机盎然。

黄天文告诉记者:“连歌里唱了,‘再苦再累也要坚守住’,高原植绿,种的是树也是希望。”每年开春时节,连队都会组织官兵在室外移栽新树苗,年复一年,从未间断。

无名湖哨所没有路——“路再难走,也挡不住前进的脚步”

“这里地上没有路……”写在连歌里的这句话,生动刻画了无名湖哨所的地

理环境。梁指导员说,这里有两种路最难受,一条是山下连接哨所的路,一条是山间的巡逻路。

2022年,一条通往哨所的环线公路建成,由于避开了封冻路段,长久以来因大雪封山造成的物资运送难题得以解决。但蜿蜒在雪山之中的巡逻路,官兵们走起来仍可谓“步步惊心”。

70多处险段、10余条刺骨冰河、20多处陡峭悬崖……在这些名副其实的“鬼门关”中,巡逻官兵还有可能遇到冰雹、雷电、雪崩、滚石等危险情况。

一次,巡逻队伍在通过一段狭窄的山谷时,突然听到一阵沉闷的轰鸣声。经验丰富的杨八斤意识到,可能是雪崩。他迅速大喊:“大家快跑,找安全的地方躲避!”随后战友们拼命向山谷外跑去。雪崩带来的巨大冲击力,卷起了他们身后的积雪和石块,漫天雪雾瞬间扬起。所幸,大家动作迅速,及时找到了一处背风的崖壁避险,这才躲过一劫。

在无名湖,生死相依不是口号,而是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。那年,巡逻官兵拉着几条攀登绳过陡崖时,一名新兵突然脚下一滑,身体猛地坠下。老兵张俊奇眼疾手快,一把抓住他的战术背心。将战友拉出险境后,张俊奇的右手已经勒出血泡。

“路再难走,也挡不住官兵前进的脚步。因为‘这里有神圣的国土,还有祖国交给的任务’……”梁指导员说,每次唱到这句话,心情就变得不一样。在巡逻

的时候展国旗、唱连歌,是大家心中最神圣的一件事。

2018年,无名湖哨所官兵受邀到北京参加“同升一面旗,共爱一个家”主题活动,带回了曾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过的国旗。

7年来,官兵们每次巡逻都把这面国旗带在身上。那天,梁指导员刚带着巡逻队伍抵达达点位,暴雪就来了。他们在的一处岩石下展开国旗,高唱连歌,风雪裹着嘹亮的歌声,飞向远方……如今,这面国旗已伴随官兵巡逻数百次,边角虽已磨损,但在官兵心中颜色愈发鲜艳。

采访快要结束,记者问梁指导员:“就像哨所的名字一样,‘无名’是许多官兵的戎边写照,大家心中会不会感到委屈?”他用了另一句歌词回答这个问题:“你要问那里苦不苦,我呀就爱这无名湖……无名就是一种幸福。”

“每年新兵到来的时候,我也担心他们会不适应,经常找大家谈心。但出乎意料的是,很少有人抱怨这里艰苦,大家最在意的,是有没有把任务完成好。”梁指导员接着说道。这些年,国家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无名湖,如今,哨所的各项设施越来越完善,科技手段为哨所安上“千里眼”,新式巡逻车让执勤更加高效便捷,无人机让巡逻官兵看得更准、更远……

“我就爱这无名湖,其实无名湖呀没有湖,那是巡逻路上妈妈的眼睛,再苦再累也要坚守住……”记者相信,无名湖的名字,会在一代代官兵的坚守中越来越响亮。

青春+对话+

对话人物:西藏山南军分区无名湖哨所 梁指导员 连线记者:邵博康

记者:《我就爱这无名湖》这首歌,对连队官兵有着怎样的影响?

梁指导员:某种意义上说,这首歌已成为连队官兵的动力源泉。它仿佛有着神奇的魔力,总能激发我们内心深处勇气和力量。当巡逻累得双腿发抖时,当夜深人静思念家乡时,只要哼起这首歌,就仿佛身边有战友轻轻拍了拍我们的肩膀,给予无形的鼓励与支持。时间久了,大家在歌声中更加热爱无名湖,把哨所当成自己的家。

记者:来到连队后最开心的事是什么?

梁指导员: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和战友们过集体生日。烛火被点亮后,暖黄的光摇曳着,大家围聚在香甜的蛋糕旁,齐声唱起生日歌。唱着唱着,总有人调皮地将奶油抹在战友脸上,一时间,笑声、歌声交织,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纯粹的笑容。这样热闹温暖的场景,总让我觉得特别温暖。

记者:你们戍守的地方人迹罕至,业余时间都有些什么活动?

梁指导员:我们的业余活动很多样。天气晴好时,大家会在新修的柏油路上来一场长跑,不仅锻炼身体,还能边跑边熟悉边情况。天气不好时,官兵可以利用室内的健身器材进行简单训练。哨所24小时供应热水,大家运动完可以痛快地洗个热水澡。

官兵还可以在阳光保暖房里看书、下棋,或者在娱乐房里高歌一曲。大家唱得最多的一首歌,当然还是《我就爱这无名湖》。



哨所官兵在山间的柏油路上跑步。 张照杰摄



哨所战士为戎边石描红。 张照杰摄

漆黑的夜晚,卷着沙砾的狂风在屋外翻涌。躺在床上的新疆军区某团中士张伟康却很兴奋,没有丝毫睡意的他静静听着窗外的风声。

随着刚下哨的三级军士长刘永洪走进宿舍,一股寒风从门口吹进来,桌上,张伟康早已准备好的结婚材料被掀起页角。“怎么?明天未婚妻就要来了,兴奋得睡不着?”刘永洪问道。“是啊,终于要领证了。”张伟康开心地说。

“当年我也是这样,得知未婚妻要来队探亲,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觉。”刘永洪向张伟康聊起往事。

那年,单位刚刚组建便担负起国防施工任务,全团官兵在物资匮乏、高寒缺氧的条件下风餐露宿、攻坚克难。施工点通信条件有限,刘永洪无法常常联系自己的未婚妻巨婷。

“她每次在来信中免不了抱怨,好

几次说啥也要让我退伍。”刘永洪说,“后来她看我留队态度坚决,便想上高原来看看,这个地方究竟有什么魔力。”

那时,巨婷只身一人从陕西咸阳出发,先是遇到了航班延误,在新疆喀什待了好几天才等到前往施工点的运菜车,又在路上被大雪拦住。上千公里的路程,巨婷用了一周时间才来到刘永洪身边。“因为高原反应,巨婷没住几天就

跟着运菜车下山了。看大家那么辛苦,她也没了怨言。结婚后,她全身心照顾我们的小家。”刘永洪说,“后来我专门写信告诉她,大家的辛苦是值得的,我们顺利完成国防施工任务,获得‘詹天佑奖’并荣立集体一等功。我们的成绩离不开像她一样的家属的理解和支持。”

刘永洪的故事,也让张伟康想起了他与未婚妻申会娜的爱情长跑。

那年,单位前往高原驻训。张伟康原本打算在休假时和申会娜计划订婚的事,但作为先遣分队的驾驶骨干,他接到紧急通知提前出发奔赴高原,无奈只能推迟休假。得知这一消息后,申会娜一时不能接受,两人在电话里谈得非常不愉快。

“我是一名军人,任务面前哪能临阵退缩。”然而当时的申会娜并不能理解张伟康的话,挂断电话后两人陷入冷战。

“我出发了,你照顾好自己。”动身那天,张伟康还是忍不住给申会娜发了条短信。可还没等到她的回信,手机就没了信号。

抵达任务点后,张伟康除了执行训练任务,空闲时便给申会娜写道歉信,有时一天一封,有时三五天一封。那段时间,跟随着运菜车一起下山的道歉信,足足有21封。

不久后,张伟康收到了申会娜的回信:“你安心驻训,我等你回来……”帐篷里的张伟康把信看了一遍又一遍,差点流出眼泪。任务结束后,连队第一时间安排张伟康休假,他赶回家乡和申会娜相聚,两人订了婚。

“我常在电话里和娜娜说起咱们高原翻天覆地的变化,她说啥也要和我在驻地登记结婚,还要亲眼来看看。”张伟康高兴地告诉刘永洪。

边防夜话

■谭长松 本报特约记者 李江

“因为高原反应,巨婷没住几天就